

戏乡记

黄复彩

到石碑来,原是要看戏的,然而却没有戏。但我走在石碑的大街小巷里,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软糯的黄梅戏道白,看到的每一个老人都是我熟悉的某一个人。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江孝明先生就是这一带人,直到前年,我去看他,离开家乡六十余年的老人,依然用纯正的方言同我回忆着五十多年前的一桩桩事情。他在说那些事时,他的夫人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微笑着看着我们,好像在说,你看,他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她曾经是一位黄梅戏演员,我在幼时曾看过她的演出。江老师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把琴杆呈暗红色的老式二胡。我想起他傍晚时分坐在教师宿舍门口拉着二胡,沉醉在二泉映月乐曲中的情形,想象着他与退休后的夫人琴瑟相和的幸福场景,真是为老师有这样的晚年生活而高兴。

怀宁县城搬迁后,石碑镇一下子冷清起来。然而它曾经的风景还在,旧日的繁华还在,现在,它像一个暂时落魄的汉子,只静静地守着祖宗留下的一切,等待着一个个时机的到来。

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书屋,墙上的书法作品每一幅都是欹欹斜斜,醉意欣然,却也各有情趣。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者气定神闲,他仿佛在告诉人们,他经历过,喧嚣过,就像一条溪流,一路高山大河,终于归若沉寂。现在,他守着他的书屋,案上墨迹未干的书法随性所至,喜欢与否,任由他人。对于走进书屋的我们,他似乎有一种生逢知己的欣慰。他乐意为我们书写一幅郑板桥式书法,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留念。我很想请他唱一段黄梅戏,他中性的嗓音,还有他一脸的沧桑应该很适合《江水滔滔》那样的老生唱段:

“江水滔滔向东流,儿的日子才开头,(你)好似那水面上的浮萍草,风吹浪打随水流,儿啊……”

书屋的隔壁是一家制作戏服和皇帝冠冕的铺子。搁在案台上的冠冕每一顶都珠光宝翠,两旁的大红流苏垂落下来,丝绦上吊着的玉佩就像真的一样。我试着戴了戴,门口晒太阳的妇女一起说,他戴着真好看。我把冠冕取下来,放回案台上,我知道我戴着并不好看,我的脸型我的气质都不适合戴这个。我当然也是不会买这个回家的。我问他这些戏服和冠冕是否卖得出去,他爽快地说,好卖着呢。他告诉我,在这样的年头岁尾,盖房建屋,修志拓碑,红白喜事,附近的乡镇几乎每天都要唱戏,戏台就现成搭在祠堂屋里,或直接就搭在田间地头。清代学者包世臣《都剧赋》说“梨园佳子弟,无石(牌)不成班”。那一天包世臣来怀宁参加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一个祭日,顺便来石碑看当时被称为“采茶调”的地方小戏,正值黄梅时节,石碑家家有戏,处处搭台,包世臣大发感慨,遂改宋人赵师秀《约客》诗中“黄梅时节家家雨”为“黄梅时节家家戏”。石碑人认为,“黄梅戏”这一流传至今的剧种就是这样诞生的。石碑出戏,也出人。杨月楼、程长庚这样在中国戏剧史上大名鼎鼎的人自不必说,明末的戏剧家阮大铖就生活在这附近一带,《明史》明确记载他是怀宁人。但阮大铖的名声不好,先依东林党,后投魏忠贤,只为心底里的那一片幽暗,可他要依投的,哪一个又是什么好东西?于是,不屑与他为伍的怀宁人便说他是桐城人,桐城人当然不买这账,仍说他是怀宁人。但说他好也罢,说他坏也罢,他的戏剧,却是美的,这一点,就连骂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旋律 汤青 摄

少年时从破四旧的故纸堆中拾得一本线装书,无封无底,无头无尾,那时正无书可读,便半懂不懂地读了起来,正当我被书中一男二女的爱情逗得血脉喷涌时,却被对门一位老大强行借去,竟再不归还。过了半年光景,对门却在腋下夹着一个纸包悄悄来到我家,除了那本失而复得的线装书,还有一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他说他父亲决不允许他读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只好先放在我家。我不明白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却为自己占了便宜,一本得两本而暗自高兴。过了几天,对门家里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抄得个底朝天,也不知道抄走了一些什么。事情过去之后,我把这两本书再送给对门老大,但他说,你帮助了我,我不能报答你,这本《燕子笺》本来就是你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就算我送给你的吧。我自然又是一阵高兴,只是,这两本戏剧集,一中一西,一喜一悲,连同家里其它的书,都在下放农村前夕被我一文不值地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

在程长庚故居,我们在他的铜像前合影留念。高高的花岗石基座上,程长庚手握折扇,眺望远方,却像是大有忧国忧民之态。顺着他的眼光看去,远处的长河与潜水的汇合处波光粼粼。再远处,是一道又一道青山在虚淡的青烟中若有若无。从他的“故居”里传来伍子胥的一段西皮流水:“过了一关又一关,心中好似乱箭穿,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这段苍凉沉郁的唱段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老家的那个敲着鱼皮鼓,用同样苍凉沉郁的嗓音说大鼓书的瞎子长明。想起长明,那段同样苍凉的岁月便像鱼鼓一般在我的耳畔清晰起来。我遂明白,人生的戏剧,只有到了我这年纪时才能品味出一些其中的滋味。人都说人生如戏,或喜或悲,究竟起来,那所有的喜剧都是悲剧,那所有的悲剧都是喜剧,人只在其间扮演着生旦净末,是扮给人看,也扮给自己看。

有一段时间,我疯了般的只想去报考黄梅戏剧团,如果不是父亲以打断我的腿相威胁,说不定我真的去做了一名蹩脚的演员。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秘密,那时候,被银幕上美如仙人般的冯素贞撩拨得春心萌动的少年又何止我一人?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在县城唯一的剧院里见到了真实的严凤英。虽然只是看到一截不花钱的“放闸子”戏尾,但舞台上的严凤英身穿大红毛衣,叠得整齐的白围巾优雅地搭在脖子上,她站在一片青松之下的凛然之美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们要离开石碑了,忽然,从附近一家店铺里传来韩再芬黄梅戏《小辞店》的一曲唱段:往日里回店来笑容面带,今日里为什么愁眉不开?解不开其中意打坐哥哥一块,蔡郎冤家心腹上的哥,哥哥啊,奴家的哥,有什么心腹上的话对妹妹说来……

我被这段唱词打动了,站在那条被冬日的阳光铺满的街道上,竟迈不开步子来。

樱花那么美

白海燕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极喜欢弘一法师留下的这八个字。但我总固执地认为,这华枝,最好,是指樱。

春花多矣,却独恋樱。

最初知道它,是在地理课上。在那个小小的岛国,有座富士山,山上满是美丽的樱花。那是怎样的花呢?不知道,却慕名神往。——对,是慕名,汉字“樱”,形和音,都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从此中了蛊一样,在心里。

读鲁迅的《藤野先生》,读到文中一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又惊又喜,这樱花的形象一下子明朗了,它是烂漫的,像《红楼梦》中史湘云之类的少女吧。桃花嫌俗,像袭人;杏花嫌冷,像惜春。而烂漫,却是最好呀,一派自然天真。

那时候在师范读书,和武大的表哥通信。信中,表哥告诉我,武大有珞珈山,珞珈山有樱花,他每次落款都是“哥于珞珈山”。他不知道,那五个字,总像樱花一样,在我心里悄然绽放。表哥是亲戚中的高材生,也是本地神童一样的人物,小他四岁的我,是在对他的仰望中长大的。那写给他的每个字中,其实都安放了一种朦胧的情愫呀——那羞怯的恋意,也像樱花一般清美吧!那稍纵即逝的少女时光,也像樱花的花期一般短暂吧!

也是在很久之前,有个夜晚,于电台上听到女主持人诵读一篇小小说《八重樱下》,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和一个中国男孩因为战争而错过一生的凄美爱情。那个轻柔的女声,把那份凄美演绎得特别动人。“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呀!”只这一句表白,便觉落樱如雨,满心温柔。多年之后,当我再遇此文——“正是樱花庄严肃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49朵,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已有49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读到此处,还是泪眼模糊,仿佛自己也站在一株八重樱下,等一朵迟到的属于我的花。

哦,樱花,在没见到它之前,我已然熟悉又亲近,像神交已久。所以有一天,当樱树落户在我家附近时,我觉像故人重逢。那是在老宅,不远处一条新建的马路旁,栽下了一溜树——当我被工人告知是樱树时,那个很久以来关于樱花的梦,就要实现了,我喜不自禁。我能想象最美好的事,就是等到樱花开了,我要日日流连花下,释放多少年的思慕之情。后来那些年,过得不美的我,常常在春天犯病,但是有甜美的樱花做伴,身与心的苦楚总要消减几分吧。

“樱花如梦,最美的出场,最快的谢幕,人生如斯。叫人揪心疼,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我在《花见》中写的句子。每个赏樱的人更易伤感吧,这是美好之物带来的“副作用”。日本有一首叫《樱花》的经典名歌,也这样唱:樱花啊!樱花啊!暮春时节天将晓,霞光照眼花英笑,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去看花!去看花!看花要趁早。

——是哦,看花趁早,韶光一瞬,意犹未尽,落英缤纷。